

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政治启示

孙 夺

内容提要:列宁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内容,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从如何克服与超越无产阶级自发性这一问题展开,认为工人阶级“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运动只能形成工联主义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通过“自我革命”等方式摆脱贫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发展出“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执政条件下,尤其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面对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的长期存在,列宁更加重视严格管党、治党、清党的问题,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注重区分究竟是为了“个人好处”入党还是为了“共产主义”愿意“自我牺牲”而入党,制定严格的党员标准,通过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来解决“谁战胜谁”这一根本性问题。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对推进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建党学说 自我革命 自发性 阶级意识 共产主义觉悟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对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将全面从严治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升到“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落实,其效果如二十大报告所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目前,学术界对党的“自我革命”问题有不少研究,但是如何将这一问题的认识从现象和感觉层面上升到本质和规律的层面,仍然有许多未尽的任务。

关于“党的学说”问题,邓小平曾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理解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列宁建党学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列宁生前虽然没有具体使用“党的自我革命”这一词汇,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我革命这一命题实际上贯穿着列宁建党学说的方方面面。列宁建党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离开这一维度,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80页,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人们对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迫切性、必要性、必然性将缺乏全面的、深入的、理性的认知。

一、使无产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革命时期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①，“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②，是我们党对如何走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给出的“第二个答案”。要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必须回应西方“多党竞争”“自由选举”式的资产阶级政治模式的压力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涉及微观和宏观，涵盖文化、心理、作风、制度、组织、机制等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不私，而天下自公”，强调用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③，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最鲜明的政治要求。

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其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大公无私且与人民融为一体的新一代先锋队组织，是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鲜明区别，也是真假民主的显著标志。在现代社会里要形成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体现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政治，从根本上看就必须产生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和意志、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自我革命”乃至做出“自我牺牲”的政治代表和政治组织。

（一）通过职业革命家组织克服工人阶级的自发性问题

西方学术体系将社会主义中国及其他独立自主国家的政治模式妖魔化为“极权主义”或者“威权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武器就是将“竞争性选举”当作民主的形式民主理论。西方学术界公认，这一理念最早是由约瑟夫·熊彼特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提出的。然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鼻祖伯恩施坦早在1899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就提出过类似观念，他将“民主”定性为“一切成员的权利平等”，主张“把民主解释成不存在阶级统治”。^④ 伯恩施坦认为，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得以解放的主要支点和基本条件。他借用阿基米德支点做比喻，主张工人阶级也可以这样说：“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⑤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通过区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发性”与“自觉性”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从根本上揭露了伯恩施坦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关于民主与选举的神话。列宁提出，伯恩施坦主义、俄国经济主义最基本的错误是“崇拜自发性”，将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运动视作民主，而“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其实是在“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⑥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其原因在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

^{①②}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60页，第16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42页，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④ 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第22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4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⑥ 《列宁选集》，第1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仅仅停留在自发的状态，没有通过“自我革命”实现阶级自觉和政治自觉，“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①对于阶级意识问题，列宁与考茨基一致，即认为工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②。毫无疑问，当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时候，“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实现，工人阶级大面积参与选举，其本质只能是在两个资产阶级代理人中选择一个，客观上维护了资产阶级政治的合法性。

对于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运动“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这一问题，列宁指出，“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于是“最流行的”、“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③，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④。

对于当时的俄国革命来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当伯恩施坦将选举权视作工人阶级的阿基米德支点的时候，列宁却针锋相对地提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⑤

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来看，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是革命斗争日益复杂化、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在列宁看来，“建立革命家组织”与“动员广大劳动群众”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革命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持久性和稳定性，这就需要有稳定的“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这种领导者组织即职业革命家群体。其次，自发参加革命运动的群众越多越广泛，这种领导者组织就越巩固。群众运动的自发浪潮越大，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的自觉性要求也就越增长。^⑥最后，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面前，专业的与政治警察做斗争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成员数量越少，“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工人及其他阶级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的人数也就会越多。^⑦

从宏观的理论层面来看，无产阶级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列宁所强调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群体，工人和知识分子从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自发性状态转变成自觉性状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乃至领袖群体，必须经过“自我革命”式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革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一诞生就带有的鲜明基因。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⑧从《共产党宣言》初步提出的“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共产党人”到列宁在《怎么办？》中进一步强调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说明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理论的日益科学化、系统化，自我革命的要求也愈来愈明确。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列宁敏锐地注意到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出现了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趋势与特征，“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

^{①②③④⑤⑥⑦}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7页，第317页，第328页，第330页，第406页，第338—339页，第40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斗争”。^①

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经验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实际,认为必须建立起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将革命工作寄希望于“选举制和分散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有害的。列宁当然非常清楚,“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但是要防止这种情况,仅仅靠章程和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②

从历史进程来看,“选举万能论”是十分荒谬的。对于领导俄国革命的列宁来说,通过“自我清洗”等自我革命措施确保组织的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生死攸关的事,而要清除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分子,依靠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列宁认为,要实现政治革命,革命活动家最重要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列宁指出,这种职业革命家的品质,将保证“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这是比所谓的程序的、表面的“民主制”和广泛的“民主监督”更重要的东西。列宁强调,相对于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充分信任,所谓的“民主制”更多的是一种“儿戏形式”,因为“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③

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在建设阶段,列宁都没有否认过选举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解放所需要的条件不仅仅是选举权,更重要的是包括政治意识、政治组织、政治斗争等等在内的全部政治实践。获得大多数居民的支持需要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十月革命胜利后马上颁布《土地法令》获得了大多数农民支持),而不是简单的议会选举。所以在谈到选举以及与其相关的民主、自由问题时,列宁总是将其与政治意识、政治觉悟、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乃至联系经济基础与复杂的阶级斗争状况进行整体性分析,而不是像第二国际那样,认为“投票表决能够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将议会选举和投票视为“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④。例如,他在1919年2月撰写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一方面指出“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另一方面,在总结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同无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差别时,列宁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重心是“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而无产阶级民主则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⑤

(二)“阶级意识灌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

从大历史角度看,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脱胎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工人阶级在自发状态下非常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鲜明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交易原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根深蒂固、深入骨髓。无产阶级先

^{①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401页,第419—4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列宁全集》,第36卷,第84—8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锋队的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自我革命的最关键部分。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觉醒和解放就是一句空话。从微观角度,只有通过“自我革命”,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能形成阶级意识进而成为合格的先锋队成员;从宏观角度,无产阶级的形成、成熟,是一个从自发性的“自在阶级”走向自觉性的“自为阶级”的过程,而只有通过先锋队的“自我革命”才能完成这一过程。

庸俗生产力论更倾向于单纯通过职业与身份来理解阶级概念,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无论是“唯阶级出身论”还是“去阶级出身论”都是偏颇的。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现代社会分野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同样会对阶级的形成及各个阶级的运动状态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如认为要结成工会、同工厂主斗争等等,“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是从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其社会地位“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按照列宁的分析,职业与社会地位属于工人身份的群体,有可能被资产阶级思想奴役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一份子;而少数乃至极少数出身于或者社会地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则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成员,这里凸显的正是“阶级政治意识”的重要性。

列宁在《怎么办?》中非常系统地阐释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如何形成的问题,主张“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经济主义、工联主义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拥有强势地位的、自发性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哲学思维与伦理习惯,使工人运动停留在狭隘的资产阶级政治范畴之内。列宁提出,“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②。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不仅仅是工人对个体利益、对个体与工厂主矛盾关系的自发性体验,而是需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个体上升到对阶级与社会整体的自觉性认知,所以,“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③。

列宁非常注重从政治上以及从哲学上教育工人。他主张工人应学会在实践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一切阶级和集团,根据具体的政治事件来观察每一个社会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除此之外,还应善于辨别制度和法律背后的阶级利益,辨别每个阶级流行词句背后的“自私企图”,否则,“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④。为了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列宁强调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⑤。为了确保工人运动的阶级性质,列宁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⑥。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形成,必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习,也离不开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鉴别和批判。1903年6月至7月列宁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准备的《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中提出,所有的党组织都应千方百计地协助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列宁向所有学生组织、团体和小组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在工作中把培养自己成员的完整而彻底的革命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为了确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列宁主张一方面要“切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切实地研究俄国的

^{①②③④⑤⑥}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7—318页,第354页,第363页,第354页,第364—365页,第373页。

民粹主义和西欧的机会主义这些存在于当前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先进派别之中的主要思潮”^①。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列宁认为经济派仅仅满足于“到工人中去”是有害的。列宁主张社会民主党人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要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列宁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变成“工联书记”,而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要善于对发生在所有阶级阶层的一切“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将其“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②

列宁的这些观点明显比伯恩施坦派更加深刻。从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成长来说,如果像工联主义那样将工人的意识只局限在狭隘的工人与工厂主关系的内部,就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工人阶级自身。工人的意识只有通过“自我革命”从狭隘的个体上升到社会整体,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形成阶级意识。

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的论断的实质,就是对工人运动区分了内部与外部、个体与局部、阶级与整体的不同经济政治范畴。当工人阶级运动局限在自发性的内部的个体局部状态,局限在工人狭小的自我经济利益关系中时,就只能是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只有当工人的思想认识从个体局部向外部扩展,上升到阶级与社会整体的高度,意识到个体的利益与阶级的利益、个体的解放与阶级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时,阶级意识才能形成。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③。换句话说,列宁的“阶级意识灌输论”,恰恰是指无产阶级必须要通过“自我革命”才能摆脱自发状态从而走向自觉状态。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现代政党的专业化、精英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早在20世纪初,罗伯特·米歇尔斯就总结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右翼资产阶级政党与左翼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日益出现了寡头化现象。列宁所主张建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承认分工和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承认无产阶级中存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的区别,另一方面在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中又高度强调先锋队成员的阶级觉悟与阶级意识,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与无产阶级群众始终融为一体的一个根本性措施。西方列宁学的代表人物如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之所以将列宁式政党解读成脱离群众、缺乏阶级基础的小团体的“自我宣称”,其基本方法就是脱离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理论维度,回避列宁所讨论的工人阶级自发性问题及形成阶级政治意识的必要性,割裂阶级出身、阶级意识与阶级性质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行将列宁的政党理论解释成主张“去阶级分化”,认为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与自发的工人运动相对立,“它成为党对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进行专政的意识形态基础。”^④

(三)自我牺牲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关键所在

列宁在《怎么办?》中所强调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正是列宁在1897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及1900年《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提出的“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即列宁持之以恒地强调的“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能够“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的人。^⑤

分析列宁的著作文本可以看到,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程中,列宁自始至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235页。

^{②③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364页,第363页,第287、158页。

^④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第371—372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终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拥有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职业革命家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领袖集团,他们不仅仅拥有专业的革命斗争能力和领导艺术,更拥有最高程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列宁式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多后,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即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们)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进行了深入分析。列宁认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这些工人贵族阶层和集团客观上已经被资产阶级“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收买了,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争斗。对于考茨基代表的“中派”,列宁指出他们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①

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俄国变种如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以及第二国际的种种修正主义,其与列宁主义之所以产生分歧当然有他们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家、政治家在阶级觉悟、阶级立场方面深受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待遇优厚的职位”、“安稳的工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浪潮面前选择了背叛,用马克思及列宁的话说,是“为了这碗红豆汤,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②

根据革命时期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活动”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社会职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职业,因为包括工人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职业,其基本的特点是主要谋求个人及家庭的生存与发展,至于资产阶级的那些政治家们,实际上也是将“政治家”当作为个人和家族谋利的职业。当一个工人或者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解放事业奉献与牺牲“整个一生”的时候,才能够说通过“自我革命”和“自我改造”,初步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而只有这种自觉状态的人越来越多并组织成为政党,而“职业革命家”也越来越多进而担负起领导整个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时,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够说初步摆脱了自发性的“自在状态”,形成有自觉性的“自为阶级”,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党”的独特涵义。

二、“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是必须长期坚持、持之以恒的伟大工程,“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是长期存在的,“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对于腐败问题,二十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④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79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3、57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告诉我们,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长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按照列宁建党学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所处的革命状态和“逆境”,非常自然地将大批投机分子和两面人屏蔽在外。然而,当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党的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会有很多人为了各种来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好处”而试图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使执政党产生蜕化变质现象,因而在小商品生产乃至资本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谁战胜谁”的问题。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革命胜利后面临着与革命时期有所不同但又异常复杂的风险,“自我革命”的任务仍然是一刻不能停止的。

(一)弘扬共产主义觉悟和精神,清洗“为了个人好处”而“混进党里来的人”

在外敌入侵、外国封锁和国内战争的背景下,十月革命后的俄共(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了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防止小生产、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渗透,列宁提出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鉴别党员、提高党员质量的方法,主张通过“逆境”即重大困难、风险与挑战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例如,在1919年国内战争局势最危急的时刻,列宁一方面组织全党进行党员登记,要求将党内那些谋取私利、贪生怕死的党员清除;另一方面在10月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吸收了20多万优秀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列宁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要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注意清洗“为了个人好处”而“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强调,正是要在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列宁认为,在要求党员担负比平时更危险、更艰苦的工作的时候发展党员的效果会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①

革命胜利后,列宁采取了各种手段尤其是通过弘扬共产主义精神来防止投机主义者进入党内。1919年6月28日,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对“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作用给出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在清党工作中要利用这个伟大创举,因为在革命胜利后,“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是不可避免的,执政党要依靠健康的先进的阶级,“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列宁非常具体和针对性地对共产党员的标准进行了规定,他强调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未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的人不能接收入党;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他们要通过特殊的劳动或功绩来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②

列宁对党员标准这一问题的判断是比较明确的,即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表态上拥护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仅仅是掌握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能否长期“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是否经过了各种“逆境”的考验。根据这一原则,检验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做法应该还有很多,比如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动员党员作战这个方法。他认为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直非常重视“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比如他在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旧社会教养出来的人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③}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而共产主义教育则是“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①

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具备了共产主义精神和觉悟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由这样的人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保障。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对“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做出了高度评价。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是极其难得的，“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②，是工人阶级“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③

苏俄建国初期出现的这种“共产主义精神”也充分体现在基层党员和非党工人群众身上，他们“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④。众所周知，要让整个社会实现“两个决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尤其是其领导群体——“职业革命家”群体——可以而且必须首先实现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自私观念的初步决裂，形成共产主义觉悟和精神，这就需要按照“自我革命”原则建设无产阶级政党。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关键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前，无产阶级先锋队从产生一开始就应该拥有（并且能够拥有）共产主义觉悟和精神，这是比拥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高的要求，也是确保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不忘初心”的最根本政治保障。列宁上述措施归结到一点，都是主动利用乃至制造一些与资本逻辑、权力逻辑、市场逻辑相反的“逆境”来考察和锻炼党员干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一个人只有经过较长时间考验，证明符合列宁所说的标准，比如不怕艰难困苦、为了整个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甘愿做出“自我牺牲”，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等等，才能符合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

（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警惕新资产阶级重新产生

苏俄无产阶级新政权建立后，列宁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要建设新社会，仅仅通过群众组织（如工会）和群众大会实现充分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工会还不能马上担负国家职能、承担组织大生产的任务，如果是那样只会弄得一团糟，“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经过几年实践，列宁进一步发现，“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列宁指出，虽然工人已经进入并且正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保留着、延续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他还没有将“旧世界的污泥”清除掉并变成共产主义的“新人”，列宁认为工人“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如果幻想可以马上将这种污泥清洗掉，这是十足的空想。^⑤

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对共产主义“新人”的要求，是以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先锋模范尤其是“职业革命家”为标准的。1919年3月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讲话中指出，斯维尔德洛夫还完全是个青年时就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并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突出典型，“他抛弃了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舒适生活和习惯”，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列宁认为，“为了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革命会造就出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1—292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9页，第1页，第18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批批新人”。^①

在 1920 年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用非常严密的逻辑阐释了通过“自我革命”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复杂性、必要性。列宁判断,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在任何地方“都还要存在好多年”。要消灭阶级,仅仅驱逐地主和资本家是不够的,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国际资本,“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②但对小商品生产者不能采取驱逐、镇压手段,而是要通过长期、谨慎的组织工作来改造和重新教育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小业主用“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最后列宁认为,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就需要“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③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认为,要最终消灭阶级,不仅要废除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还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还需要“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④按照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只要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充分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即便是实行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经验(将公职人员的工资减到工人工资水平),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层级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定范围内是长期存在的。

按照列宁的一贯思想,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为了个人好处入党”还是“为了整个阶级、愿意自我革命和自我牺牲而入党”这两种对立的党内政治、思想和组织生态。在这种情况下,最根本的出路不在于是否将公职人员的工资定得极低,而在于通过建设一个能够不断“自我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克服广泛存在的自发性问题。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主义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要性。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封锁和武力干涉下不但能够生存而且发展起来,“一个弄得精疲力竭的又弱又落后的国家竟战胜了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国家”,列宁认为,之所以能创造这种历史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⑤

1919 年 5 月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⑥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进一步阐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则是靠三点来维持、检验、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⑦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对共产党人本

^{①⑥}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70、73 页,第 375 页。

^{②③⑦}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4 页,第 24—25 页,第 5 页,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④⑤}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1 页,第 113 页。

质的分析与《怎么办?》中提出的建党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列宁虽然没有使用“自我革命”这一术语,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密切联系,正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

(三)实行新经济政策,要更加重视严格管党、治党、清党

实现新经济政策后,如何处理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私人资本的关系成了摆在列宁面前的重要问题。在所有制问题上,列宁是非常清醒的,他认为一个阶级的统治主要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既是无产阶级统治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统治的保证;此前的一切宪法,包括最民主共和的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①

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如果“资本家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打败、赶走。所以必须清醒地对待“谁战胜谁”的问题,按照列宁的语言,即“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列宁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依靠工人和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②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段里,列宁虽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过“退却再退却”,但是一直坚持底线,反对全面恢复资本主义所有制。1922年9月17日,久病中的列宁在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写到,共和国的情况目前特别困难,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依靠借款来恢复这种固定资本,如果俄国不恢复资本家和地主所有制,别人是不愿借款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也决不这样做”。^③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家用各种各样关于民主、自由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实际上是在“巩固资本家和地主私有制”并建立“少数富豪的统治”,“只要我们还处于孤立状态”,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是非常沉重的,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农民和全体工人的力量”。^④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坚守了所有制底线,在充分利用私人资本时又高度重视约束和限制资本。关键问题是通过反对官僚主义以及严格管党、治党、清党等各类自我革命措施,来建设一个充分得到工人和农民拥护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防止资本盲目扩张做大,最大程度依靠工人和农民发展重工业和经济。

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决定成立地方监察委员会。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它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反对官僚主义仅仅依靠法令是不行的,“只有把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克服这些毛病”。^⑤

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宁对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的重视、强调是逐渐升级的。1922年2月,列宁针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⑥1922年3月,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一文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列宁说这些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或者受到尊敬的共产党员,但这些人不仅没有学会同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反而为之掩护。“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④}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11页,第211—21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⑥ 《列宁全集》,第52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①

对于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列宁在 1921 年 4 月《论粮食税》一文中强调了从基层提拔新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办法，列宁主张要培养那些“经受过国内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要加大力度更加广泛地、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列宁主张某些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调离到地方上去工作，如果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份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②

在推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小生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党内继续发展，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推出了更加严格地管党、治党政策，即“总清党”。从 1921 年 8 月到 1922 年 3 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近 16 万人被除名，约占总党员数量的 24.1%。

“总清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分子如 1918 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列宁指出，孟什维克有两个特点：第一，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而孟什维克这种机会主义者可以“从原则上”来适应并“混到”俄国共产党中，他们改换保护色，“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第二，孟什维克能更巧妙地、忠心耿耿为白卫分子效劳，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③ 为此，列宁强调对每个留在党内的孟什维克都要反复进行审查。

列宁主张在清党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他根据现实情况分析指出，单靠法律和宣传反对贪污和官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 10 万到 20 万混进来的人”。^④ 由于群众中也存在自发性因素，列宁非常辩证地指出，“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也受到落后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及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⑤ 列宁判断，以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是“最可贵、最重要的”，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使党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⑥

列宁反复强调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例如，1922 年 3 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认为，“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⑦ 同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他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强调，“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⑧ 列宁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而且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正确地确定了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⑨

^{①⑧⑨}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4 页，第 109 页，第 9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23 页。

^{③④⑤⑥}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46 页，第 197 页，第 145—146 页，第 146 页。

^⑦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46 页。

三、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对新时代 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的启示

正如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更加重视清党和反对官僚主义一样,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①在现阶段的中国,如何利用党与国家的限制、调节作用,既发挥好外资和私人资本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同时又将其负面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遇到的问题有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来坚决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纯洁性这种方法外,我们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这一命题的众多论述是对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 在“逆境”和基层群众中考察党员干部

在民主集中制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架构中,地方基层工作尤其是“艰难生活”和“逆境”环境的工作,往往是直接接触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的工作,也是最能发现和鉴别一个党员干部是否有阶级立场、是否能走群众路线、是否真心实意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是否拥有共产主义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否能够通过自我革命改造自身的重要环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领导干部之所以应该有地方基层工作经验,除了能力锻炼方面的考虑之外,最关键的仍然是要看其能否经过“群众关”、“阶级关”及其更深层次的“信仰关”的考验。这一措施也涉及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紧密相联。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只有保证绝大多数党的基层干部都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与工人农民融为一体,并且源源不断地将地方基层优秀干部选拔到中央,才能保证整个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另外,反对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仅仅依靠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还不够。列宁当年在清党过程中紧紧依靠底层劳动群众的做法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当然这需要可靠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落实和执行,否则就容易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大混乱。

(二) 处理好党的“自我革命”与所有制问题的辩证关系

阶级的统治体现在所有制上,宪法最根本的精神和实质就在所有制这一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第一要务就是在经济层面解决被资本剥削压迫的问题,所以必然建立和发展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程度,应体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大与活力方面。一些公有制经济缺乏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自我革命和党的领导方面存在短板。

列宁采用新经济政策这一退却措施,一个原因是当时党和国家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和投资;另一个原因是刚刚脱离革命战争状态的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管理企业、管理工业和经济的经验和能力。但是退却的底线和程度在列宁那里是非常清晰的,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所有制问题不能动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阶段要利用外资和资本,但是更要解决好资本和共产党谁战胜谁的底线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3年1月1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110/c1024-32603759.html>,2023年2月22日。

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有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相似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要利用外资和私人资本,但是又要防止外资和私人资本最终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只有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结合起来,只有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及其相应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限制资本的负面性因素,才能更为顺利地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而不是最终陷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严把党员入口关,针对底线问题、短板问题推动党的自我革命

历史证明,不仅仅像孟什维克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他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都非常善于适应党内环境的改变,就像列宁说的“一到冬天兔子就变成白色”。结合苏联最终亡党亡国的教训,我们对于党内这种倾向应高度警惕,可以借鉴参考列宁的做法,将解决这一问题当作一项异常复杂和艰巨而又生死攸关的战略工程来部署。

因为中国现阶段资本的普遍存在,也由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和生存成本问题,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哪怕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广泛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列宁关于防止投机分子、利己分子及假马克思主义混入党内的系列思想和措施,对我们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保证每一个党员的质量,保证每一个党员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纯洁性,防止“为了个人好处加入党的人”进入执政党核心层,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里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必须贯彻的重大政治原则。就把好党的“入口关”而言,在私人资本发展壮大的领域,相关政府监管和领导部门要重点优先强化“自我革命”、搞好党的建设,防止资本围猎、渗透。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最本质的特征是其阶级性和人民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是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就必须防止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现象,防止西方通过内部“和平演变”方式打败我们。

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政治核心的构建过程中,全面破除资产阶级市场逻辑、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影响,通过自我革命,“创造”出类似“革命”状态中才能出现的能够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人组织。在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各个环节,要将是否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和是否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作为鉴别和使用党员干部的根本标准。通过这种“再革命化”的自我革命的方式,抵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泛滥,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作者:孙夺,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010021)

(责任编辑:王炳权)